

如何以「太子与太子妃十分恩爱，但我是太子的侧妃」写篇文章？

太子与太子妃十分恩爱

但我是太子侧妃。

笑死，我嫁进来太子府三年，就吃了三年他们的狗粮。

太子和太子妃赏月，我就在旁边吃月饼，只给他们剩了五仁馅的。

太子和太子妃出去游湖，我就在前面摘花，他们到的时候满池荷塘就剩下了个叶子。

太子和太子妃对诗，我就在后面背诵唐诗三百首，硬生生把太子新写的诗全比了个稀巴烂。

最后太子终于受不了了，笑着招手把我叫来，亲切地告诉我一个字：

「滚。」

[1]

我会滚吗，我必然不会。

太子很生气，但是没办法。

只能拂袖而去，并吩咐左右：「一个月不许给她吃肉！」

太子真是太歹毒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现的我爱吃肉，居然用这种方式来惩罚我。

但我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当场买通了后门的小张，让他一天给我带一只烧鸡。

我的侍婢春娘提醒我：「良娣，这似乎不妥。」

我恍然大悟：「确实有些不妥，以我的饭量，应该是三只。」

春娘痛定思痛，决定放弃我，找来了全城最好的舞女、歌女和才女，想教我才艺争宠。

万万没想到，春娘最终还是成功帮我拆散了太子妃和太子。

一个月后，舞女歌女和才女分别成了太子承徽、太子昭训和太子奉仪。

三个人一起到门上谢恩，感激涕零，说：「谢谢良娣成全！」

[2]

春娘很伤心，春娘想不通。

春娘跑到我面前跪下，说：「良娣，奴婢不是这个意思。」

我也很伤心，因为太子得了这三个美女。

觉得是因为我吃素吃出了菩萨心肠，为了让我多多益善，他下令让我再吃三个月的素。

门口的小张也趁机涨了价，以前一两银子三只鸡，现在变成了两只。

为了省钱，一个月黑风高之夜，我买通了小张，让他放我出去自己吃。

小张说：「良娣，这好像不太好…」

我往他手里塞了两个金锭子，他说：「这好像不太好走，您当心脚下，一路顺风，恕不远送。」

[3]

我带着春娘来到大街上。

什么酱肘子烧子鹅，松花小肚酿肉香肠。

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吃了这些

笑死，我就是吃了。

但又没全吃。

因为吃到一半，小二就过来问我能不能先结账。

我拍桌子训斥他，是不是笑话我没钱，信不信我用钱砸死他。

然后我一摸口袋。

完了，真的没带钱。

[4]

都怪出门的时候太大方，一口气把钱都给了小张。

眼看着场面十分尴尬，春娘都打算挺身而出，只听见半空一句「且慢！」

一个白衣公子摇着扇子道：「这位姑娘的饭钱，我出了。」

英雄救美，经典桥段。

我感激涕零，正要上去以身相许，他却看着春娘道：「不知这位姑娘，该怎么称呼？」

[5]

我很开心，也很绝望。

春娘脸红了，她推辞：「谢谢公子，我们自己打工还钱就好。」

白衣公子很懂礼貌：「姑娘花容月貌，怎么能打工。」

又指了指我说：「姑娘的丫鬟都这么倾国倾城，姑娘更加不能屈尊。」

虽然为了出门，我穿得确实比春娘还要朴素。

但为了这句倾国倾城，我决定告诉他真相。

我试图提醒他：「公子好眼力，其实我才是…」

话说到一半，就有人开口打断：

「不了，还是我来出。」

那个人又说：「本宫的女人，吃饭自然本宫付钱。」

本宫??

我一阵毛骨悚然，一转身，就看到了太子。

[6]

太子的脸很臭，问我：「这个月月钱没发吗？」

我说：「发了，又好像没发。」

他的脸更臭了，对后面的人说：「来人啊。」

完了，我又要吃三个月素了。

我绝望地闭上眼睛，却听见他说：「来人啊，给徐良娣赏！」

「赏她三年的月钱！」

[6]

从那之后，太子就跟中了邪似的。

天天往我院子里跑。

来了也不睡我，每天找我吃饭。

三个月后我胖了十斤，看见肉我就想吐。

太子没胖，他说他吃完天天出去骑射，还做仰卧起坐。

他问我：「这下还想不想出去偷吃了？」

我两行眼泪上西天。

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杀人诛心？

[7]

自从太子上次问了我之后，太子府就渐渐传开了。

说徐良娣出去偷吃，被太子抓了个正形。

好家伙，什么版本都有。什么和厨子偷情，什么和小张偷情，还有什么和九王偷情。

忘记说了，那天在酒楼遇到的白衣公子，就是九王。

太子最近经常往我这里跑，渐渐也引起了其他姬妾的不满。

才女、舞女和歌女纷纷上门，忘恩负义地挑衅我：「你会什么？凭什么太子这么喜欢你？」

我欲言又止，想了半天我确实啥也不会。诚恳地回答说啥也不会。

然后府里又传出流言，徐良娣狂妄，徐良娣自大，徐良娣不仅狂妄自大，还偷吃。

[8]

太子妃为了止住谣言，把我叫了过去，打了二十大板。以正风气。

真的，这关我什么事，都是大家脑子不太纯洁的原因。

我被打了屁股，还丢了面子，趴在自己宫里哭。

「你哭起来真丑。」

我抬头一看，是太子。

他坐在我床前，皱着眉说：「这是怎么了？」

怎么了？还不都是他？

他好像想起来什么似的：「哦，是不是因为今天没陪你一起吃肉？」

「来人啊，给徐良娣上肉。」

看着满桌子吃了三个月的烧花鸭，烧子鹅。

松花小肚，酿肉香肠。

我哇地一声哭得更厉害了。

[9]

可能我哭得太伤心了。太子决定第二天带我出去狩猎。

我问他太子妃怎么不去，他说太子妃病了。

我问太子妃怎么病了，他说被我气的。

我问我气什么了，他说我再问就把我挂在箭上，送给里面那个大黑熊做晚饭。

我不问了，他又问我为什么不说话了。

我发现我的脾气真是好，太子这么变态了，我都没打他。

太子说：「今晚我给你射一只鹿回来，我们一起烤着吃。」

说完他就拉弓。

太阳照在他侧脸上，半边脸金光闪闪。

我突然发现太子这变态长得还挺好看。

[10]

——可惜，也就仅限于好看。

太子一箭过去，鹿没事。

两箭过去，鹿还是没事。

箭都没了，鹿还是没事。

我安慰他：「没事，不杀生乃是美德。」

太子瞪了我一眼，说今天非要把它抓到不可。

然后就说「驾！」骑着马就跑。

我只好跟着「驾」。

皇家狩猎场特别大，我们两「驾」着「驾」着，就跑到了一个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什么地方。

万万没想到，最后太子还是成功地抓到了鹿。

结果鹿找到了，路没了。

[11]

我和太子大眼瞪大眼。

他可能也觉得有些尴尬，咳嗽一声说：「这个地方不错啊，本宫特地带你来野炊。」

是的，很不错。

左边有狼窝，右边有虎洞。

上面是秃鹫，脚下还有蛇。

的确是野炊的好地方——野兽们野炊我们的好地方。

可能太子也觉得自己的话实在太瞎，安慰我说：「没事，等一会很快就有人来救我们了。」

五个时辰后，我安慰他说：「没事，等一会很快就会有鬼来找我们玩了。」

[12]

万万没想到，这次皇宫办事居然如此操蛋。

等了五个时辰，都没有人来救我们。

我和太子只好自力更生，一边找路一边互相推卸责任。

他说都怪我非要跟着来，我说是他非把我带出来的。

他说其实他一点也不想杀那个鹿，都是我在旁边一直吓吓吓，我说箭都射没了就别吹牛逼了。

他不说话了，我问他怎么哑巴了？

他咬牙切齿说：「我发现你是个变态。」

[13]

我们两个变态，啊不是，我们两个帅哥美女就这样在路上骑着马找路。

可能是路上太无聊了，他就开始找我聊天。

他说其实他从小就过得很累，但是很开心，因为那个时候父皇母后都在。

「我以前经常来狩猎，」他拉弓给我看：「是父皇亲自教的，那时候我和九弟关系还很好。他打不到猎，还哭着跟我说太子哥哥把你的鹿借给我一只。」

我说现在关系不好了吗，他说好，表面上好。

他又说起他和太子妃，说他和太子妃是从小就很好的朋友，当时他们和九王一起三个人还经常出去烧烤。

「阿华从小就很仗义，比我和九弟还要男孩子气。」

「小时候我和九弟打架，还是阿华一手拎着我们的衣领分开。」

我想起太子妃，平常在府里看上去温温柔柔的，没想到小时候居然这么彪悍。

然后太子点头说：「她对女孩子确实特别温柔，几乎从来不对女孩子动手。」

我说那上次太子妃还打了我二十板子，太子笑着说：

「可能因为你不像个女的吧。」

然后我就笑，太子心情也很好，问我是不是很有意思，我说是的特别有意思，你刚刚踩到屎了。

[14]

我们两找了三个时辰的路，终于走出了狩猎场。

狩猎场的侍卫一见到我们就哭了，还跪下来，说：「太子，微臣来迟，罪该万死！」

确实挺迟的，再迟一步，今早的早饭我又赶不上了。

太子这个时候就不像刚刚在山里那么随意了，板着脸说：

「本宫没事。」

九王一见到我们，脸上就笑开了花，过来握手，说什么啊太子哥没事就好，弟弟我担心你担心的要死啊进林子找了整整十个时辰。要不是别人拦着一天我能找十三个时辰。

太子也是演戏的一把好手，摸着九王的手就说是啊弟弟啊哥哥也是这么的想念你，什么时候有空我们两一起进这个林子玩玩，下次弟弟要是进去了哥哥一定也找十三个时辰。

太子和九王就这样互相摸着手一路笑咪咪地往大营那边走，换个瞎子来看都能闻得见兄弟情深。

春娘面色绯红地握住我的手说：「良娣，你没事吧。」

我说我没事，就是你能不能不要一边看着九王的背影，一边问我有没有事。

[15]

春娘这个人就是重色轻友，自从上次被九王英雄救美之后，满脑子就剩下九王了。

我让她给我敷个药，她给我在伤口上点了九下。

我让她给我喂口汤，她吹了九下才给我。

我让她给我上菜，她端上来一碗韭菜。

「过分了啊。」我对她说：「韭菜我没意见，只有九根你就过分了吧？」

她红着脸说奴婢没有，奴婢上错了，奴婢才不是因为九王的原因呢，嚶嚶嚶。

女大不中留啊，女大不中留。

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，春娘在这一口一个九王，对面可不就走来了一个九王？

这个九王走到我们面前，拈开一把折扇，笑着对我说：

「徐良娣。」

「别来无恙否？」

[16]

我说：「我们见过吗？」

说完我想抽自己两耳巴子，怎么可能没见过。妈的，上回把我认成丫鬟的不就是这位九王。

九王看上去一点也不生气，继续摇着扇子笑着说：「见过。」

「徐良娣忘了？数年前你和小王曾经在游春湖一见。」

游春湖？

[17]

我上一次游春湖，乃是三年前的事情。

当时我还是一个未婚少女，随便走出去都能那个轰动全城，长得那叫一个美。

到了我可以成婚的年龄，我爹隔几天就要找人修一次门槛。

修到最后，他一上街，路上就有人问：

「啊，徐将军啊，你家门槛又烂了？」

这主要是因为，我爹瞅谁都不满意，谁上来提亲都要「比划比划」，每次比划完之后，我们的桌椅板凳门槛和门都跟着遭殃。

我爹这个时候就要扶着门槛说：「红颜祸水啊！」

就这么过了大半年，上门提亲的人都快跑完了。一个亲家也没结成，仇家倒是多了一大堆。我娘一看，这样不行，就把我送去相亲。

「这次是尚书家的长公子。」她对我说：「约你去游湖，好好把握。」

谁也没想到船走到半路就沉了。

堕入湖里的时候，我悲哀地想，看来算命先生说的没错，我就是个百年孤独的命。一直相亲不顺利，好不容易这位长公子对我眉来眼去眉开眼笑，妈的船还沉了。

再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就成了良娣了。

他们说，是太子救了我。太子不仅救了我，还不小心看了我，所以干脆娶了我。

回忆完毕，我狐疑地对九王说：「我还是没想起来在哪看过你啊。」

他笑咪咪朝我道：

「其实那天救了你的人是我。」

[18]

晚上太子过来看我了。

说实话，现在我并不是很想看到太子。

太子大概看出来我一脸嫌弃，坐了半天，开口问我说：

「.……你是不是又想吃肘子了？」

我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说：「算了。」

太子扭头去问春娘：「你来说。」

「她到底怎么了？」

春娘把脸扭到一边，说：「奴婢不知道。」

太子一条眉毛挑起来了，我发现他挑眉技术特别高超，他说：

「……我今天不是故意对那个女医笑的。」

我：？

他继续说：「那是父皇吩咐下来给我包扎的女医，代表父皇的拳拳关怀，我必须对她客气一点。」

我：？？什么女医？

他拈开扇子：「好吧，那下回我让小太监帮我上药。」

「这下，总不生气了吧？」

我又欲言又止，忍不住打断：「其实我……」

「好了。」

太子一脸「我都懂」的表情，制止了我说话。

然后说：「你陪我去个地方。」

[19]

这个世界有很多个地方。

有的地方是寻开心的，比如青楼，有的地方是找罪受的，比如赌场。

这个地方，我此生倒是没进去过。

我对太子说：「太子，你带我来义庄来干什么？」

义庄，并不是讲义气的人来的庄子。

而是放尸体的地方。

我万万没想到，太子说带我出去，带我去牢房我都能理解，他居然带我来了停尸房。

莫非说，因为我发现他骗我的秘密，他就要杀人灭口。

还是说太子原来他有某种嗜好，让我过来现场参观。

一想到这，我两行眼泪就掉了下来，

太子看到我哭，诧异地挑了挑眉。开口问我：

「这里面有你认识的人吗？」

我流着泪点了点头。

他更诧异了，问我：「是谁？」

我指了指他。哭着说：「是你。」

[20]

太子听了我的话，一个劲地夸我。

夸我大智若愚，还说我脑子跟别人长得不太一样。

然后他说：「你仔细看看，这个尸体和别人有什么不同？」

我擦了把眼泪，仔细看了看躺在床上的尸体。

这位尸体是个侍卫，他的胸口中了支箭。

这支箭凑近一看，似乎上面还有花纹。

再一看，这不是太子的箭的花纹吗！

这下我眼泪又下来了，我说：「你杀人了？」

「你杀人就算了，你还要我帮你一起处理尸体？」

[21]

夜黑风高，杀人夜。

太子验尸，我守门。

太子说：「来，搭把手。」

「把他的箭，给我拔出来。」

我欲言又止，说：「大佬，这种级别的机密，你让我参与，真的好吗？」

言下之意是犯事被查出来千万别拉上我一起。

但是太子这变态居然笑了，一边笑还一边看我，说：「怎么？」

「是怪我还没把你当自己人吗？」

不，这不是自己不自己人的问题。

我感觉太子的理解能力，那个，是吧，多少有点问题。

但是看他一脸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，我又不好意思拆穿。万一他一生气，把我就地解决了呢。这都不用埋尸体，我就地一躺就行，反正人就在停尸房。

我战战兢兢帮他把箭拔了出来，他又问我：「你看这箭上有什么？」

我说：「血。」

他说：「你再看。」

我人都快哭了，我说：「大哥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背后骂你，不该听九王的，觉得你是个登徒子王八蛋，下次我再也不骂你了，放过我行不。」

空气有一瞬间凝固。

太子幽幽地说：「哦？原来你在背后骂我？还说我是登徒子，王八蛋？」

[22]

第二天，我起的特别晚。

春娘端着水进来，望着我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板着脸走过来：

「良娣，洗脸吧。」

我睡眼朦胧起来洗脸，她望着我又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忍不住开口：

「良娣，您这脸是被谁打了？」

「没有人打，临时长出来的胎记。」我擦了擦脸，说：「今天无要事发生，不准别人进来找我。」

「可是皇后娘娘已经在门外等着您了。」

「什么？！」我悚然一惊：「什么时候的事？」

春娘说：「一个时辰前。」

好你个春娘，一个时辰前的事现在才叫醒我，果然因为九王的事情怀恨在心。

我含泪用最快的速度洗漱完，赶到大堂去，果然，皇后已经正襟危坐，面前一盏茶已经没有热气了。

太子妃坐在旁边，一脸担忧地看着我。

我心里一阵不详的预感。

果不其然，皇后娘娘端起面前的凉茶喝了一口之后，突然脸色一变，端脸喝到：

「大胆徐良娣。」

「你可知罪？」

我心里一慌，趴在地上就要开口，结果起的太猛，一阵头晕目眩，忍不住开口道：

「呕！」

[23]

完了完了。

这回真完了。

死刑，绝对是死刑，那什么莫名其妙罪十殿前失仪，不死也得扒层皮。

我干脆把头埋在地上，准备装死，刚想就地一躺，头上默了片刻，却传来皇后娘娘欣喜的声音：

「快、快传太医！」

「给徐良娣看看，是不是有身孕了！」

左右传来一声「是。」就有两个丫鬟上来扶我。皇后喜滋滋道：「对，坐这，来，再放两个羽绒垫子！」

「好孩子，快坐下，别惊着了，来人啊，给良娣上杯安神茶！」

至于我到底有什么罪，看样子她老人家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。

太医很快就来了，一脸严肃地替我把脉，看着旁边满脸期待的皇后娘娘，我叫苦不迭，真想把皇后翘起的嘴角拉下来，真不知道她等会知道真相会不会叫人加倍打死我。比如砍头换成凌迟什么的。

果然，太医诊断了片刻，突然脸色一变。

他一脸复杂地看了我一眼。然后起身，跪在了殿前。

「恭喜娘娘，恭喜良娣！」

「徐良娣有孕，已经两月了。」

[24]

什么叫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
我这就叫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
前天差点死在狩猎场，昨天陪太子去验尸，今天就怀孕。

这效率估计神看了都得掉眼泪。

「徐良娣现在要好好休息，不许任何人打扰她！」皇后娘娘这样说。

我受宠若惊慌失措地被七八个小丫鬟扶回了自己宫里，紧接着又来了十几个寺人给我送了补品。起码听了一百多句：

「恭喜良娣，贺喜良娣。」

难不成，我真的怀孕了？

春娘提醒我：「良娣，你似乎一次都没有侍寝过。」

清醒过来的我赶紧抓了把银子给她：「快！快给太医送过去。」

「估摸着今天大概是误诊，让他清醒过来就完了！」

好歹替我抵过这阵，等过了这阵一切都好说。

结果下午春娘回来告诉我说：「良娣，全皇宫都知道您有孕了。」

「皇上高兴得不得了，说晚上要您去参加宫宴呢！」

这下玩大了。

[25]

我很少见到皇上。

虽然我爹是虎威将军，但是我目前还只是个小良娣。以后太子做了皇上，我也就是个妃子。

所以当皇上和蔼地对我说：「我们李家以后就靠你们」的时候，我双脚一软，差点晕倒在地。

太子扶住我，对皇上笑道：「父皇，明明身子虚弱，儿臣先带她下去休息了。」

皇上恍然大悟：「应该的应该的，快扶徐良娣下去。」

太子把我扶到一边，我都快哭了，我小声跟他说：

「太子，我没给你戴帽子。」

「这这怀孕是太医误诊的。」

说起来，我今天一天还没见到太子。

不知道他听到我怀孕的消息的时候，有没有想把我撕了。

「我知道。」

太子气定神闲地喝了杯茶，面不改色地说：

「是我让太医说，你怀孕了的。」

咩?????

太子又说：「不然今天皇后一定会把你抓起来，关进大牢。」

哦，是吗？

「本来今天要有一场大难，现在你怀孕了，估计也就闹不起来了。」

我说：「闹什么？」

太子低声说：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…」

「本宫也不想这么早让他犯下大错，倘若这次，他知道收敛……。」

原来，是为了九王啊。

[26]

九王在宴席上看上去倒是没什么表情，还是笑呵呵的。

太子昨天带我去义庄，说枉死的那个侍卫，本来是九王派出来要在狩猎场杀了他的。结果先一步被太子的人干掉了。

他还说九王本来打算今天拿这个侍卫做文章，没想到我就怀孕了。

我纳闷地说：「我们那天一路上没见着什么人呐？」

太子云淡风轻说：「那是被我的手下已经射死了。」

好家伙，感情我以为我们只是走了五个时辰。

原来背后趁我不注意在这风起云涌？

「那是你太迟钝了。」太子说：「其实有一支箭都快把你的髻射穿了。」

「如果不是我在你后面替你击开那一下，估计你人都吓没了。」

难怪我说那天为什么太子一直走在我后面。我还以为他是个变态，想让我在后面给他挡挡狼什么的。

原来是为了救我。

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我惭愧地跟他道歉：「太子，你真是个好。」

「哦，是吗？」他的指腹摩挲着杯子：「我不是登徒子，王八蛋吗？」

我讪笑：「太子，你看我的脸。」

「昨晚我刚说完这话，转脸就撞门上了，已经得到报应了。」

他端详着我的脸：「看上去还不算重嘛。」

我：「……..」

[27]

由于我怀孕了，待遇跟着水涨船高，连菜都多加了好几个。

皇后对太子妃说：「徐良娣现在有了身孕，必须重视起来。」

「你身为嫡妻，要好好照顾她。」

说真的，我都怕太子妃打我。

毕竟，是吧，在我入府这三年，我是吃着太子和太子妃的狗粮长大的。太子和太子妃恩爱三年了，都没有孩子。我现在却莫名其妙「怀孕」了，她想不打我都难啊。

更何况太子还说之前我把她气病了。

但是太子妃不愧是太子妃，心胸宽广看上去一点也不介意，笑眯眯地让人给我准备补品，又拿来了一对玉如意。

「有身子的人要好好保重。」她让人给我送上安胎药：「喝了药安安胎会好一点。」

我小声问她：「假如没有怀孕，喝了这个药会怎么样？」

她也小声回我：「会死。」

什么？！我吓得差点把药碗打翻，她哈哈大笑，说：「骗你的！哈哈哈哈，你真好骗，难怪李云舟那狗东西喜欢你。」

我讪笑道：「一般，一般。」

太子这狗东西才不喜欢我，但是看太子妃今天似乎和往常不太一样。

平常她都温柔贤惠。从没看过她这么豪气的一面。

莫非是受刺激过度？

一想到这，我心里愧疚万分，望着太子妃几次欲言又止，太子妃却满意地拉着我说：「云舟终于把你拿下了，我还以为他至

少还得再拖上一年，现在连孩儿都有了，甚好，甚好。」

完了，完了。

真的受刺激了。

太子妃拉着我的手笑，我拉着她的手哭。我们两又哭又笑，直到门口传来一个声音：

「你们俩在干什么？」

[28]

还没嫁进太子府之前，我娘就拉着我的手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说我从小看上去又蠢又憨，没想到这回长了个心眼，给自己找了段这么好的姻缘。

「太子要是伺候好了，来日等你生个一儿半女，我的儿，你就可能做皇后了！」

说真的，这姻缘真的不是我找的。

怀孕，也不是我怀的。

但是我娘很高兴，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，立马带着我爹上门来拜访，左一个养生秘方右一个生男宝典，还偷偷对我说：

「你呀，是吧，得长个心眼，你得防着这个太子妃，为娘跟你说，别看她脸上在笑，心里肯定恨不得把你给撕喽！」

娘，你真的想多了。

我爹倒是一脸担心地看着我，悄悄问我：

「明儿，太子对你好吗？」

我对我爹说：「好，好得很。」

「太子怎么会对明明不好呢？」我娘亲笑眯眯地说：「看看明明，怀孕之后，这多有福相啊，你看看，脸都圆了一圈呢！」

妈，谢谢你的小幽默。

看着我爹我娘脸上灿烂的笑容，真不知道如果他们知道我肚子里只有空气，会不会当场背过气去。

太子说：「哦？是吗？只有空气？」

「你肚子里不是还有中午的肘子吗？」

[29]

我说：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不动就提肘子。」

自从前阵子吃伤之后，我现在不爱吃肉了，天天喝粥。别人一问起来我就说害喜。

「你来我房间干什么？」

「睡觉。」太子坐在床边，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：「母后说你怀孕了，让我来陪你。」

好家伙，我这房间八百年没这么热闹过了。

短短的一天里，我接待了我爹我娘，太子妃，太子承徽、太子昭训和太子奉仪，太子爹妈太子全家，晚上我还得见太子。

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无偿加班？

太子闭着眼说：「就寝吧，明天还要带你去拜家庙祈福。」

我欲言又止：「太子，这只有一张床，您…」

这只有一张床，不然您睡地上？

他善解人意地看穿了我的心思：「没关系，念在你是女子，本宫就不让你睡地上了。」

「一起上来吧。」

不，我的意思不是我睡地上。

为什么每次我和太子的想法总是背道而驰？我含泪躺在了床的边上。生平第一次对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产生了怀疑。

虽然，我入府已经三年了。

但这是我第一次和太子同床共枕。

我不由得偷偷侧过头去，打量着太子。

我发现太子其实长得很好看。

他的眉毛像刀锋一样，锐利又明朗，微阖的凤眸睫毛极长。

好似在脸上刷出一片下弦月。

高挺的鼻梁隐隐在月色中勾出高低起伏的线条，连出了一张绯色的唇。

这张唇，似乎在动。

它微微张开，在寂静的夜里，发出了冰玉相击的声音：

—「不然，我们来做那种事吧？」

[30]

原来，太子的那种事就是下棋啊。

我拍着我的胸脯说：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那种事呢。」

「哦？」太子拈着一枚棋子，抬眼看我：「哪种事？」

我尴尬地说：「比如什么评诗啊作画啊对对子啊泛舟啊采莲啊什么的。」

「那也不是不可以。」

万万没想到，今晚，我还是看到了太子没穿衣服的样子。

大晚上的，他真就听了我的话，两个人摸黑来泛舟。

前面我说的评诗作画什么的，他都当做没听见。

我安慰自己：「太子可能是知道自己作的诗太烂了，所以还是选择带我来划船。」

今晚，月色很美。

荷花很香。

太子一脸回忆：「还记得我当年和你初次见面，你就在这样一条荷花舟上。」

他不提这个还好，一提我就有点生气。

上次九王说，是他先把我救上来的。

结果太子看见了，也要救，两个人就在水里打了起来。

害得我多呛了几口水。

所以我明知故问地钓鱼：「是吗？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，所以你当时去救我？」

太子摇头。

他一边摇头，一边说：「不记得了。」

「光记得扑通一声，河面上好大的水花。」

我：「.……」

他一脸遐想：「我当时就在想，这么大的水花，这女子一定很重。」

我生气地别过头去。

「但是下水一看，似乎又并不胖。」

我高兴地转过头来。

「但是伸手一掂量，确实又挺重的。」

我生气地别过头去。

「你怎么了？」太子关切地看着我：「脖子抽筋了吗？」

[31]

脖子抽不抽筋我不知道，我估计太子脑子有点抽筋。

他说完我脖子抽筋，我高兴地给了他他没吃过的大嘴巴子。然后他往后一闪，没打着。

结果闪的动作太大，船翻了。

我们两掉进了水里。

太子紧紧地勒着我的肩膀，吓得我吱哇乱叫：「哥，哥，有事好商量，我不是故意把你打下来的，你也不至于杀人灭口啊！」

他「噓」了一声；「别说话。」

「你看那，是不是有人？」

[32]

有人。

男人和女人。

正在那啥的男人和女人。

他们躺在树林里，旁若无人如胶似漆，颠龙倒凤不知所以。

没想到我和太子今晚没有那啥，却躲在池塘里看别人那啥。一想到这，我两行清泪就流了下来。

难道真是我魅力不够？

我的魅力不够，树林里那两位朋友的魅力却非凡，我跟太子都扑通成这样了，他们还在气喘吁吁天人交战恍若无人出神入化。

「哥哥，你别，你别…」

被压在地上那位朋友，怎么看怎么面熟。

我悚然一惊。

天！那不是….

一只手捂住我的眼。

「不许看。」

[33]

偷情的人，我认识。

正是那个当初春娘请来教我读书的才女，后来成了太子承徽。

想当初，她一脸严肃教导我：「良娣，女慕贞洁，男效才良。」

「女子不管有才无无才，贞德才是最重要的。」

如今她自己却……

一想到这，我对太子满脸愧疚：「对不起，太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」

太子：「？」

太子：「人是你叫过来偷情的？」

我欲言又止，终于止住了想抬手打他的冲动。

太子浑身湿漉漉，身材在月色下暴露无遗。

宽肩窄腰，长腿修臂。

看着看着，我就咽了口口水。

太子说：「你吞下去一口泥吗？」

[34]

毕竟洞房一刻值千金，本着不抢钱是人之美德的原则。

我们两开始往回走。

真的，你说，是吧，你说我往回走还情有可原，毕竟这个事，
哎，跟我也没多大关系。

但是太子居然也跟着往回走，我就不能理解了。

他不仅一边往回走，还一边警告我：「刚刚看到的通通忘掉，
不许存在脑子里。」

我对着他讪笑：「大哥，这是多好看的事情呐？你以为我想记得？」

他朝我：「好看吗？」

不好看。

他又朝我走近一步：「那这样，好看吗？」

月亮打在他脸上，我看见他的睫毛在他脸上，刷出长长的影子。

我感觉他的气息轻轻扑在我脸上。

真好闻。

他的嘴唇果然又甜又软，就好像我想象中的那样。

他在我的嘴上轻轻吻了一下，紧接着舌头也缠绕了进来。

月亮在摇晃。

他吻了我好久好久，久到我觉得呼吸都快跟不上了，月亮在眼前都糊了…然后他松开我，认认真真的问了我一个痛彻心扉的问题：

「你嘴巴里是什么味道？」

我老实地回他：「我刚刚确实吞了一口泥，好吃吗？」

[35]

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全身都在疼。

昨晚我说完那句话之后，太子就对我动了手。

一对不起，就是字面意思上的动手。

他左手拧住我右脸，右手拧住我左脸，把我的脸跟个那橡皮泥一样使劲往外拉，一边拉还一边说：「好吃吗？嗯？？」

「我错了，大锅。」

后来打着打着，我们就走回去了，回去回去着，我们就开始换衣服洗漱，洗着洗着，他就把我推到了床上。

我只记得月色朦胧，长烟一空。

他的唇在我唇边，问我：「害怕吗？」

我说，不怕。

我其实是想皮一下，比如说什么不怕你大爷之类的。

但我还没说完，我就发现。

他真的是我大爷。

迟了近三年的洞房花烛，今夕终于偿还。

我只感觉月亮是晃的，帘子是晃的，整个世界都是晃的，眼前的李云舟也是晃的。

我的心也跟着晃来晃去，慌慌张张，但又无端生出好几分的甜蜜。

邸深人静快春宵。

心絮纷纷骨尽消。

他的唇在我耳边说：

「今日方知。」

「什么叫做抵死缠绵。」

[36]

第二天，我是被久违的春娘的声音唤醒：

「良娣，良娣，快起来！」

「皇后娘娘来看您了！」

一次是皇后娘娘。

两次还是皇后娘娘。

我的泪水不自觉滑下，莫非，我前世和皇后娘娘有仇？不然今生怎么会一而再，再而三被她搅了清梦。

久违的春娘突然对我热情起来让我感到诧异，而久违的皇后娘娘只会让我眼前一黑，毕竟昨晚，我是真累了。

皇后娘娘看上去一脸担心：「我的儿，你没事吧？」

「今天皇儿突然说你身子不大舒服，就不去家庙祈福了。这可把本宫担心坏了，要不要紧？用不用请太医来看？」

「定是底下的人伺候不周！你告诉母后，母后替你罚他！」

皇后的这个耳报神传得也是有够慢的，她要是昨天听到了，昨晚这顿棒子估计我也不能挨。

我刚刚一坐起，下面就一阵刺痛。

疼得我龇牙咧嘴，只能望着皇后笑道：

「不关别人的事，儿臣、儿臣就是有些不适，所以…」

不关别人的事，就是昨晚被你儿子用棒子打了几次，所以才会起不来。

「所以…请母后千万不要责罚下人…」

不要责罚下人，罚你儿子就够了。

最好扇他两巴掌，然后也喂他吃上三个月的肘子，一丝青菜也不许有。

「有不舒服的地方，一定要说。」皇后关切地拉着我的手：

「你看看你，嘴巴都白了，还跟母后客气。」

「来，让母后看看，到底是哪不舒服。」

说着说着，她就掀开了我的被子。

然后，我的宫殿就被一声尖叫掀翻了：

「哎呀！这是怎么回事！」

「床上怎么有血！」

[37]

太子回来的时候，整个宫的人都在偷笑。

他面无表情，看似淡定，一路从笑声中走来，耳朵却红得要命。

他一把冲进我的房间关上门，冲到我面前掀起我道：

「徐明明！你跟我母后说了什么！」

我捂着肚子：「哎哟哟，疼…疼…」

他脸上的神色立马变了：「哪里疼？要不要紧？太医！太医！」

我拉着他的手放在我心口上：「哎哟哟，心疼，心疼……」

他：「哦？是吗？」

「来人啊，徐良娣说她想吃肘子了，让小厨房煮一桌子过来。」

「大哥，大哥。」我一把拉住他的手：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有话好好说，别随便就做肘子。」

「你终于肯认错了？」

他一掀衣摆，坐在床边，冷笑道：

「那你给我解释一下。」

「为什么今天见到的每个人，都在问我痔疮好了没？」

[38]

我善意道：「哎呀，这个，是吧，也不是什么大病，那什么有病好好治，大家都是关心你。」

「是吗？」他站起来：「把肘子抬进来吧。」

「大哥，大哥。」我又是一把拉住他的手：「这…这也不能怪我啊！」

「我要是不说床上的血是你痔疮裂开了，信不信母后当场能让几十个御医集体把我给治了。」

他好像并不接受：「那为什么不是你痔疮裂了？」

我摆出妖娆的姿势：「我这种仙女，是不会长痔疮的。」

太子：「.……」

他站在原地良久都没有说话，春娘担心地问：「良娣，太子不会被您气死了吧？」

我笃定地说：「不会，你看他胸膛还在起伏，明显还活着。」

[39]

太子没被我气死，但是估计被我气傻了。

他听了我的话，笑着夸我真是聪明，还问我小时候哪位先生教的，现在还健在吗。

我谦虚道：「还活着，还活着，今年都九十三了，就是毕业后再也没见过。」

说完我就纳闷了，太子怎么猜到先生教完我之后大病一场了呢？

太子却不想回答我这个问题。

他对春娘说：「你先出去吧。」

随着门吱呀一声关上，他坐在了我床边。

深邃的眸子眨也不眨地盯着我。

我：？

我：「你中风了吗？」

太子深呼吸了一口气，却一反常态地没有骂我傻逼，而是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。

一边掏，还一边脸红。

他把这个小布包放在我手里，说：「送给你。」

我拿过来一看，好家伙。

这不是寺庙的度牒吗！

[40]

没有想到，太子居然这么狠毒。

昨晚用棒子打了我一晚上不算，今天居然还要直接把我送到庙里出家。

我这是嫁了个什么绝世蛇皮好男人？

一想到这，我不由得闭着眼睛潸然泪下，太子可能是觉得我不够伤心，在那火上浇油：「你哭什么？」

我说：「怎么，都要出家了，我哭一哭犯法吗？」

「谁说让你出家了？」

不是我出家，难道是太子出家？

一想到这我就不哭了，但我还是有些难受，这什么太子啊！我刚对他动心，他就去出家，我要是彻底爱上他，他是不是还要直接抹脖子上吊？

太子哭笑不得：「你再看看，这不是度牒！」

手上的壳子打开，摊在床上。

这确实不是度牒。

在壳子中间，静静地躺着一枚同心结。

我感觉我被一个人轻轻抱起。

太子的声音在耳边摩挲：「这是我今天去家庙里求的。」

「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。」

他看着我，眼里深情如海。

认认真真，一字一句道：

「徐明明。」

「你愿不愿意和我一生一世，永不分离？」

[41]

我，是太子府的厨师福寿。

最近，我觉得我们的良娣有点不太正常。

自从她怀孕之后，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

没怀孕之前，我顿顿给她做肘子，连做了三个月，自从怀孕之后，她再也不吃肘子了，天天喝粥。

管家天天过来，愁眉苦脸：「这可怎么办！良娣有了小世子，还这么挑嘴。」

「这要是小世子在良娣肚子里没有吃饱，上面怪罪下来，我们这些人还活不活了！」

于是我翻着花样给她做粥，比如里面加点鲍鱼鸡丝，配菜里放上炸得盐津津的排骨。

最近，她偷偷来找我，问我说：

「福寿啊，你知不知道太子，他喜欢吃什么啊？」

我想了想，说：「太子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吃的。」

毕竟是储君，太子的喜好，自然不能轻易让人知道。

于是她托腮想了半天，又高高兴兴说：「哎呀！」

「我知道了！」

她让我教她做宋嫂鱼羹，天哪，选烧开水不好吗，偏偏要选个这么难做的玩意。

考虑到她有孕在身，我说：「良娣，不然还是我给你做吧。」

她笑咪咪说了两个字：

「不行。」

我还没发现良娣是这种厨艺天才呢。

一天下来，我的厨房没炸。

都他妈是我祖坟冒青烟。

这回换我愁眉苦脸了，我愁眉苦脸对她说：「良娣，算我求您了，不然咱就不做了吧？奴才给您做现成的不行吗？」

她笑咪咪地说了两个字：

「不好。」

皇天不负狠心人，几天之后，良娣终于做出了一碗羹。

听说良娣捧着羹去找了太子。

听说太子含笑吃完了整碗。

听说太子吃完之后，面色发黑，当天差点连人都被抬进太医院。

良娣又来找我，再也不敢三天速成了。

她老老实实学做了一个月的菜，规规矩矩做出了三菜一汤，然后去找了太子。

我的徒弟小康偷偷问我：「师父，良娣这是整那出呢？」

我深思：「大概是争宠吧。」

他恍然大悟：「难怪呢！我说最近太子都不理太子妃了，怎么天天和良娣一起。」

「原来，太子好这口啊。」

是啊。

最近太子和太子妃，确实没有像从前一样，经常和良娣三个人一起把臂同游。

但是太子妃好像一点也不生气。

也看不出来良娣和太子妃有什么不和谐的地方。

两个人感情还挺好，闲着没事还一块去钓鱼。

小康感慨：「太子妃不愧是太子妃，就是有气度。」

我倒感觉太子妃不是有气度。

她更像压根不在乎。

不管怎么说，太子府的气氛就突然从「太子和太子妃很恩爱」转变为「太子和良娣很恩爱，他们都和太子妃是朋友」这种诡异气氛。

但是太子看上去，好像比之前还要开心。

我的徒弟小康啧啧称奇：「男人，果然换老婆的时候才是最开心的。」

只是没想到。

太子和良娣好了没多久。

这新的老婆，就上门了。

[42]

最近，我心情很好。

自从那天之后，太子终于不跟我闹别扭了。

太子妃说：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这样多好呀。」

她一边说，一边拉着我的手在她脸上磨蹭：「小明明，软软香香的哦~」

这个时候太子就会黑着脸把我的手拿过去，说：

「好好说话，不要动不动就动手动脚。」

太子妃哈哈大笑，我脸都给烧红了，小声说：「大哥你有没有搞错，太子妃是女子。」

「不可以。」他还是板着脸：「反正，你离她远点。」

「放心吧大醋缸子。」太子妃笑咪咪地捏了一把我的脸：「我是不会碰你的小明明的。」

不知道为什么，从那天晚上之后，太子妃就再也不和太子一块了。

按照她的话来说：老娘已经功成身退了，没有必要再敷衍臭男人。

和女孩子在一起玩，不香吗？

太子妃果然是人生中那最锐利的一双眼，一眼看穿臭男人肯定是难敷衍的，臭男人一连和我在一起一个月，真是我最难消停的一个月。

但我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太子带我出去玩，青楼的姑娘上来问：「两位公子，需要听小曲儿吗？」

太子还没说话，我就说：「不用了，他有人伺候了。」

「那个人就是我。」

这时候青楼的姑娘们就会用一种惊讶中带着兴奋，兴奋中透着惊讶的表情上下打量我们，连连点头，有的走得慢的还能听见她说：

「哎呀，这多好的两个公子，居然是兔儿爷！」

「对呀对呀，尤其是那个个高的，真是没想到，人不可貌相啊！」

太子表面上在笑，一回去他就掐着我的腰说：「嗯？我喜欢男的？」

是吧，你说这个人，他一点幽默感都没有。

我跟他开玩笑，他非得动手动脚。

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幸福。

他带着我骑马，带我狩猎，看月亮，问我说：「今天的月亮，有那天的漂亮吗？」

我说：「嗯，泥巴味的。」

他：「.....」

那天，我们坐在郊外看星星，他的头发被吹开，露出他好看的额头，我侧过脸问他：「为什么是我？」

「为什么你喜欢的人偏偏是我？」

他笑着捏了捏我的脸：「秘密。」

我了然地点了点头：「果然是因为我的美貌。」

「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。」他说：「你还不算漂亮，丑得很，门牙都缺了一颗。」

我这一生只有一个时间段是缺门牙的，这个时间就是我五岁，但是我五岁的时候显然还没见过太子这种生物。

我摇着太子的手，非要他说出个往事，比如曾经我小时候在什么地方救过他一命，又比如我小时候和他是什么好朋友，跟他有什么以后要成亲的承诺，所以导致这么多年他都念念不忘之类云云。

「你想得太多了」他扶额说：「我真正对你有印象，是在你十五岁。」

十五岁？

又有我十五岁什么事？

这下我更加消停不了了，非要他说出来不可，他被我闹得不行，只好含笑摸摸我的头发，说：

「我有个惊喜。」

「过两天，一并告诉你。」

[43]

我从梦里醒来。

最近这段时间，我总是睡得很沉，这都怪李云舟，前段时间晚上总是折腾我。

昨晚从郊外回来之后，他抱着我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告诉他最近不准碰我。

他早上出门的时候，吻了吻我的额头，轻声说：

「等我，我今天出去，回来给你带一样东西。」

「你就好好睡觉。」

但是我这觉还没睡的踏实，迷迷糊糊中就被春娘叫醒：「良娣，府里今天新来了个女人！」

「什么女人？」我睡眼惺忪：「又来了新厨子？」

「不是厨子。」春娘恨铁不成钢：「是女人！」

「很漂亮很漂亮的女人！」

「据说是太子让她进府的，还让她直接去找了太子妃。」

「您说说，这不是摆明了让太子妃给她名分嘛！」

还没等我睡醒，我的宫殿就被一群女人齐齐包围了。

太子承徽、太子奉仪、太子昭训都很激动，围着我说那个女人坏话。说人家长得丑（看来一定很漂亮）说人家风骚（看来真的很漂亮）还说人家败坏礼仪廉耻之类的（看来一定是漂亮到爆了！！！！）。

太子承徽说：「简直太不像话了！看着规规矩矩的，怎么能想着勾引男人！」

我心里说，大姐，你看起来也规规矩矩的。

你还跟你大哥上回在小树林偷偷打炮，你像话吗。

但我表面很淡定，我说：「太子喜欢就好。」

其实我心里在滴血，好你个太子，还说要给我准备惊喜，确实挺惊的，昨天还在山盟海誓，今天你就给我娶个小老婆。

早知这样，我那天晚上嘴里就不应该含泥巴，我应该含屎！含屎！！我喂他一嘴巴。

但我打心眼里又不相信，李云舟会做这种事情。

于是我送走了她们，坐在厢房里，把腿翘在桌子上，气呼呼地决定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。

我从白天坐到黑夜。

我却一直没能等到他。

[44]

太子，已经几天没回府了。

整个皇宫都急疯了，到处找太子在哪，皇后来了好几遍，一遍又一遍地问我：

「你真的不知道太子去哪了？」

我真的不知道。

一国储君的失踪，让天下都差点乱了套。太子妃的娘家也疯了，军队在外面巡逻得成了一只梭子。

有人说，仿佛看见那天太子在街上遇到九王，与九王一番攀谈之后，进了一家酒楼。

但很快又有人说，已经看到太子走出酒楼。

巡逻的军队去九王府上，搜查了个干干净净。

但是却什么都没找到。

搜查那天，九王就这么站在门口，脸上挂着嘲讽又悲凉的笑容，望着人来人往的长街高声道：

「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」

「母后！六哥是父皇的儿子！」

「难道，我就不是了吗？！」

长街喊话的事件以最快的速度传了出去，一些言官纷纷上书，申斥皇后为了谣言，随便搜查皇子王府，等于公然打脸。又细数起九王平日的功德。

一时之间，九王的呼声风头无两。

这些谣言起来的速度，快得让人难以想象。

就好像，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，推了它一把。

这段时间里，皇后几乎势倒。

太子妃百忙之中，还过来看了看我，拉着我的手说：

「你别着急，太子他一定没事。」

她的身后，跟着太子失踪那天，带回来的女人。

我从没见过这么美的女人。

太子妃脾气爆，说一句话就咳嗽一句，她就一直站在后面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太子妃。

还时不时拍拍她的背，轻声说：「慢点，慢点。」

太子奉仪她们又开始酸：「瞧瞧，这才是会来事呢，眼瞅着太子不见了，她倒巴结上太子妃了！」

要是平常，我估计也酸，说不定也跟着说上两句。

但是现在，我真的没有了心情。

我担心太子。

那天太子把同心结给了我，问我是不是愿意收下，我对太子说：「不行。」

他微微一怔，说：「为什么？」

「因为我们徐家家训，一生一世必得是一双人。」

李云舟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

少了一个，都不算一双人。

[45]

跪在殿前的时候，我不由得感慨。皇后娘娘果然是我命里的克星。

我三次被吵醒，三次都是皇后娘娘。我以后不管皇后娘娘叫皇后娘娘了，我叫她皇后醒醒。

「皇后娘娘，良娣她根本没有身孕。」

春娘跪在殿前，望着皇后说：

「良娣她欺骗了皇后，她只是怕皇后降罪。」

几天不见，皇后看上去像是苍老了十岁，太子的失踪让她已经没有了以前的意气风发，听到这句话，颤颤巍巍站起来，指着我说：

「这是真的吗？」

她好像很害怕，整个人都开始抖起来了：

「你…你没有怀皇儿的孩子？」

皇后，只有一个儿子。

底下大臣议论纷纷：「太子失踪，太子又后继无人，这皇位……」

「恐怕要有一场大乱啊！」

「皇后娘娘，良娣她确实没有怀孕。」

春娘跪在地上，以头点地，声音痛苦却铿锵有力：

「奴婢是良娣的贴身丫鬟，奴婢可以作证，这一切都是良娣和太子设计来骗您的。」

「如果不信，您可以让太医来看。」

我被一群丫鬟拉起来，扶在一旁的椅子上。两个太医像是早就准备好了，从后面低着头走来，跪在我旁边，就开始诊脉。

他诊断了半天，眉头深锁。然后，突然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。

这一幕，好熟悉。

他迅速站起来，退下来跪在大殿中间，以额点地，对皇后说：

「回皇后娘娘，良娣确实没有三个月的身孕。」

台下一片哗然。

春娘回过头来看着我，她的眼里又是愧疚。又是坚定。

——「但，但良娣确实有身孕。」

「已经一月有余了！」

[46]

我被关了起来。

春娘被拖下去的时候，面容比我想象中冷静得多，她对我说：

「良娣，选择了这条路，我不后悔。」

「您自己好好保重。」

皇后娘娘再也不敢把我放在外面，而是把我接进了皇宫。

她没有怪我，也许是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也许是她现在太想太子了，她每天来找我，有时候，还和我聊聊太子：

「我的皇儿，从小身体就不好，就不能放在我膝下养。」

「但是，他很孝顺的，每隔十五天，我才能见他一次，他每次见到我，都会给我带一块小饼，说娘，这个好吃，给你吃。」

说到这，皇后就会哭。

她拉着我的手说：「是我没有好好照顾他。」

「我明明知道皇儿不喜欢太子妃，但是为了太子妃家的势力，我还是让他娶了她。」

「我明明知道他和九王兄弟情深，他从小养在庙里，只有九王陪着，但我还是打压九王，我就想要他太子位稳固一点。」

「我的儿，他没有过一天顺心的日子啊！」

我拍着她的背，像哄一个小孩，我说：「太子都知道的。」

「他都知道的。」

皇后哭着哭着，就在我怀里睡着了。

我轻轻拍着她的背，看这个大丞王朝权势最高的女人，在我怀里睡得像个婴儿。

而她的脸枕着我的肚子，就好像守护她儿子一样。

我对她说：「太子不会死的。」

我记得那天，黄昏日斜。

太阳从窗子里打进来，窗户纸都被晕得枝杈相错。

太子，把同心结放在我手上，跟我说：「一生一世，永不分离。」

我的一生还很长。

所以太子，就绝不会死。

[47]

朝里的形式，渐渐地变得微妙。

因为我身怀有孕，那些鼓动太子失踪又无后，重新立储的声音渐渐被压制。

听说九王已经几天没有出过王府。

但是，依然没有太子的消息。

过来探望我的人都被皇后一一劝退了。

自从那天她在我怀里睡着，醒了之后，就擦擦眼睛对我说：

「好了，哭够了。」

「我们女人要支棱起来。」

然后，她就再也没来看过我。

我倚着窗户，一遍又一遍地让人打听，最新的进程。

但是只是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。

这短短的四天，我感觉似乎有四年那么久，为了保护肚子里的孩子，我被限制不能出门，只能每天从日出等到日落。我每天吃很多东西，吃不下去也吃。

打探的侍女对我说：

「良娣，春娘什么都不肯说。」

「现在到处都找不到太子，锦衣卫们如同大海捞针，恐怕太子他已经…」

「不可能。」

我打断她，深呼吸一口，说：

「想办法，带我去趟监狱。」

[48]

我去看了春娘。

春娘被关在天牢里，看上去已经奄奄一息，身上遍布伤痕，看上去已经受了苦刑。

「良娣。」她对我说：「我就知道，你会来找我的。」

我在她面前坐下，说：「是因为九王，是吗？」

她没有回答我，只是把眼睛转向一边，说：

「我不会告诉你，太子在哪的。」

我说：「我也不指望从你这里听到。」

春娘像是被我噎了一下，无言地瞪着我，突然开口对我说：

「良娣，你以为太子对你是真心的吗？」

「他对你看重，更多的，不过是为了得到你母家的势力，得到你父亲虎威将军的势力，好巩固他的皇位罢了！」

我望着窗户，说：「这不是正常的吗？」

她又被噎了一下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

我对她说：「谢谢你的误解，虽然我看上去是有点傻，但不是蠢。」

我从来不觉得太子的喜欢应该是单纯的。

一国太子凭什么要不看家世光看人爱我爱的死心塌地，图我吃的多？图我笑得蠢吗？

我摸着我的肚子对春娘说：「春娘，你知道吗。」

「我居然要做娘了。」

「还记得小的时候，有一次我犯了错，我爹让我去庙里跪着，你也陪着去。结果被庙里的神像吓得哇哇大哭。」

当时我抱着她，哄她说：「没事，这是我爹的雕像，没看见和我爹一样丑吗？」

春娘眼泪汪汪，说：「我想要娘，我想要娘。」

然后我哄她说：「我就是你娘。」

我说：「结果，当时你就真的开口叫我娘，还叫了我好几天。」

「直到我爹把我们从庙里接回去，听到你这么喊，把你打了一顿，你才改口。」

春娘侧过脸去，声音微微哽咽，几乎听不出来：

「那是奴婢小时候不懂事。」

我没有回她，只是问她：「你为什么愿意为九王做这么多？」

「只是因为那天他对你英雄救美，所以你就甘愿舍掉我们十几年的情分，去帮他？」

「只是因为他对你好了几个月，所以你就忘了一起长大的情分，来对付我？」

她看着我，眼圈一点点发红。

她说：

「良娣，你了解我吗？」

[49]

「我不是生来就是奴婢，我也曾经是好人家的儿女，也是我爹娘的心肝宝贝。只是有一天，被拐子拐走了，才做了奴婢。」

「我小时候也习文，也断字，后来，我什么都不能学了，就只能做你的婢女。这么久了，所有人都叫我春娘，有没有人知道，我的全名，叫赵玉春？」

她仿佛想起了天大的委屈，脸上带着泪痕，但嘴上还在说：

「这个名字，到如今，只有一个人叫过。」

「他对我笑，他跟我说话，他和我谈他的心事，聊他的理想，他告诉我，我也很美，我是一个值得珍惜的女子。」

「他是这十几年来，唯一一个把我当做人，而不是婢女看的人。」

她没有说那个人到底是谁，而是看着我的眼睛说：

「良娣，我跟了你十几年，我做了十几年春娘了。」

「现在，我就想做一次赵玉春。」

「这有错吗？」

我被她问得哑口无言。

临出门的时候，我把一枚玉佩放在她手上，说：「这是我入府时候，我用我娘的陪嫁玉玦，请了匠人打出来的。」

「原本想，等你出嫁的时候再给你。现在，我自己尚且一身飘摇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看到你出嫁的那一天。」

我对她说：「如果有机会，你就出去吧。」

「去做你自己。」

那枚玉佩上，用春天的桃花做底，刻着一个「玉」字。

我把这枚玉佩放进她手里，合住：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，你是赵玉春。」

我踏出了狱门。

快要走出去的时候，她突然又喊住了我：「徐明明。」

我回头看她。

她朝我笑，说：「你知道，我最美好的回忆，在哪里吗？」

她把头微微仰起，眼睛却看着我的肚子，轻声说：

「是在庙里。」

我没有再和她说过一句话。

我带着奴婢往外走，在监狱的外面，站着几个锦衣卫。见我出来，他们颌了颌首，说：

「良娣，多谢了。」

春娘最终还是帮了我。

我对锦衣卫说：「赶快，把周围的寺庙通通搜查一遍，一个也不要放过。」

临出门的时候，我回头望了一眼。

监狱里空空荡荡。

又好像满满当当。

[50]

这天夜里，我做了个梦。

在梦里，李云舟像是在一个黑暗的地方。一身黑衣，看不清面容。

我朝他跑过去，我说：「李云舟！」

「你在庙里是不是！我知道你在哪！」

我看见他朝我伸出手，我朝他伸出手去，我却抓不到他，我着急得大喊：

「李云舟！你把手给我！我来救你！」

「我来救你！」

我伸出手去，却怎么也抓不住他，我只感觉他在的地方好热好热。

就连周围的黑暗，也好像变了颜色。

他对我喊：「明明，快出去！」

「快出去！」

「你快出去啊！」

他站着的地方，一点一点，黑暗褪去，在远处的天边，慢慢地，露出一片红色。

他就站在这片红色中间，望着我，一遍又一遍朝我喊着，明明是我去救他，却好像他来救我。

红色？

我猛然从梦中惊醒。

耳畔一阵阵热浪袭来，伴随着一声陡然响起的尖叫。

是火！

宫里到处都是火！

[51]

皇后惊慌的声音从殿外传来：「快！快救良娣！」

「快把良娣救出来！」

我的身边都是同样慌乱的宫女寺人，大家逃命不及，皇后娘娘的声音不大，根本没有人顾及上我。

不好。

我的身上只穿着中衣，四下一看，地上不知道是哪个宫人落下了一件袍子。

来不及多想，我捡起来往身上一披，用煤灰抓了两下脸，混进惊慌的宫人中，朝殿外跑去。

门口出现了两个人，高声喝道：「良娣—徐良娣—」

「良娣—我等奉皇后之命来救你—」

一边说，他们一边径直进来。

我的心一下缩紧。

一个宫女身上带着火，从内殿连滚带爬爬出来，尖声哭道：

「救我！救我！」

「快救我！」

「救我！我就是良娣！」

话音刚落，我只感觉耳旁一阵风刮过。

那两个人飞快地冲向宫女，在快靠近她的时候，突然从袖子中掏出一把短刀，利落地扎进她的腹部。

「噗！」

这位宫女，连下一声呼救都没有。

就径直倒在了火堆之中。

周围的人都在往门外冲，没有人，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幕。

除了我。

我用衣服捂住嘴鼻，再也没有回头多看一眼，低着头冲向了二道门外。

有人，想要趁着这场大火，要了我的命。

我穿着寺人的衣服，陆续看到门外来了一些侍卫，拿着水盆，也有人披着湿透的毛毯，一边往里冲，一边大喊：「良娣！」

「良娣！你在哪！」

我一声也不敢应。

将将快冲出门口的时候，我终于看见了皇后。

她站在门口，一定是担心极了，一直往里面看，自己的发髻也歪了。

我鼻子一酸，终于松了口气，快步朝她跑过去。

快要跑到她面前的时候。皇后终于认出了我，激动地叫道：

「明明，我的儿，快！快到母后这里来！」

她朝我伸出手，我也朝她伸出手去。

就在我快要拉住她的手的时候。

她旁边扶着她的一个陌生婢女，突然一把推开她，从袖子里掏出一把刀，朝我肚子狠狠地扎了过来——

[52]

我跌进了池子里。

在我的宫殿外，有一方莲池，我躲过了那一刀，却没有站稳。掉进了这方莲池。

冰凉瞬间淹没了我。

隔着池水，我仿佛看见了九王，他站在池子边，面色凝重，盯着水里的我。

我想起那天在家庙里，遇见了九王，他突然叫住我，问我：

「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」

当时我就该知道，是会有这一天。

在黑色的池水中，我想起了很多事情。

我想起我之前和李云舟与太子妃一块出去泛舟，当时他们还很恩爱，却老喜欢什么事都叫上我一起吃狗粮。

我很生气，为了报复他们，提前把整个池塘的荷花都摘完了。

当时李云舟看见花没了，微微蹙眉问我：

「你很喜欢这些花吗？」

我记得我当时又很怂，不敢说是为了泄愤，只好说是。

从那之后，我的殿外就凿了一方池子，夏天总是种满了荷花。

我跟着他偶尔来宫里小住，在皇宫的住所外，也有一方老莲池。

我想起他的脸微微侧过来，高挺的鼻梁仿佛都带着荷花的晶光，微微一笑，对我说：

「这下，总够你看了吧？」

我好像看见了李云舟。

我觉得我一定是快要死了，在水面倒映的火光中，我看见了久违的李云舟，他像我梦里梦见的一样，一身黑衣，如一支利箭一般，射进了水里。

水吹开他挡在脸上的黑发，露出他锐利的眸子，他朝我伸出手。

一如当年。

当年，我们初遇那年。

我的意识开始混沌，我好像看到了当年，大晴天，我在和尚书家的长公子相会，突然旁边一只船的桨，把我的船狠狠打了一下，我和那位长公子，就这样，纷纷掉进了水里。

在我快要喘不过气的时候，有两个男人，跃进了水里。

离我最近的那个男人，面容逐渐从模糊，过渡到清晰。

这一回我终于看清了他的脸。

我朝他伸出手去。

这一次，这辈子都不会再分开。

番外

我是李云宝。

截止今天为止。

我已经快两天，没好好吃饭了。

不是我不想吃，而是每次一到饭点。

我的父皇就会准时出现。

「父皇。」我放下筷子，第一百零八次跟他澄清：「母后真的不在我这里。」

「谁说朕来找她的。」父皇口是心非：「朕就不能过来关心你吗？」

「是吗？」我说：「咦，母后？」

「你怎么来了？」

然后我父皇立马转头去看，然后他很快发现我母后没在后面，然后他让我抄孝经一百遍反省自己的过错。

「和你母后一样刁钻！」他这样说。

1

我的父皇和母后，已经吵架好几天了。

几天前，波夷族送了一批贡品。

要说这个波夷族，那也是奇怪，其他的地方贡品都是送吃的，送玩的，再不济送被玩的。

哎他们这个地方吧，居然贡品是直接送人。

我母后也是生气，可能是觉得波夷族看不起我们，还送人过来。大概觉得皇宫里连刷马桶的人都没有，委实是没面子，于

是板着个脸。

结果我母后板着个脸的时候，我父皇说了一句，「好。」

然后我母后就拂袖而去。

要我说，是吧，这个父皇，说个什么字都好，哪怕他当场放个屁，那母后也会觉得他是肠胃有问题，不是脑子有问题。

我母后当场打好包袱，气势汹汹地直接搬到了颜夕姨姨家去，临走之前还跟我说：

「小云儿，你好好住着，母后走了，再也不回来了。」

「你千万别告诉你父皇我去了你颜夕姨姨家。」

「你一定一定不能告诉你父皇，我去了你颜夕姨姨家。」

「你要答应我，就算你父皇怎么问你。」

「你也不能告诉他，我去了你颜夕姨姨家。」

于是我乖乖听话，日夜保守秘密。

父皇怎么问我都不说。宁愿搭上我两天吃不好饭。

直到我的侍女看不过去，提醒我道：

「公主，你有没有想过？」

「皇后娘娘的意思其实是想让你暗示皇上，让他去颜夕夫人家找她。」

2

哦？

我的母后会这么无聊吗？

我不信。

于是我彻夜杀到颜夕夫人家里。打算找母后问个明白。

据说在我父皇还是太子的时候，颜夕姨姨才是我父皇的正妻太子妃。

后来著名的「央宫事变」之后。

颜夕姨姨就失踪了。

眼下，这位传说中已经「失踪」的颜夕姨姨，正在掐着传说中失踪的我母后的脸，一脸愤懑：

「你还有点规矩吗？像不像个国母？」

我母后恬不知耻：「这不都跟你学的吗？」

旁边的温华姨姨温柔劝道：「好了好了，颜夕。明明也是受了委屈，你不要这么凶。」

母后泪眼汪汪扑进温华姨姨怀里：「温华！还是你最好了！抱！当初你进府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最好！」

颜夕姨姨一掌把我母后提回来：「滚！她进府的时候你明明还在吃她的醋，不要碰我的温华。」

颜夕姨姨和温华姨姨是爱人。

母后跟我说过，颜夕姨姨和温华姨姨是从小一起的爱人，颜夕姨姨是丞相之女的时候，温华姨姨就是她的伴读。

后来温华姨姨家出了事，颜夕姨姨也跟着被迫嫁给了我父皇。

直到好多年好多年之后，父皇想办法把温华姨姨带进东宫。

她们两才重新在一起。

「你呀你。」颜夕姨姨恨铁不成钢地点着母后的头：「当初我配合李云舟，和他假装秀恩爱，千辛万苦地带着你和他一起约会。」

「换来的就是你这个样子是吧？」

我母后翘起二郎腿：

「是。」

毕竟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

我在心里默默鼓掌，母后功力不减当年。

没想到颜夕姨姨冷笑一声，说：「是吗？」

「希望你等会也继续这么说。」

颜夕姨姨一说这句话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我母后那预感是比我还要强，听到这句话已经眉头一皱，立马站了起来。

但她的手脚毕竟慢了一步，刚刚站到一半，外面就响起了通传的声音：

「皇后娘娘，颜夕夫人。」

「太子殿下下来了。」

3

我的哥哥，恐怕是我母后在当今世上唯一害怕的人。

他在母后肚子里的时候，母后还是父皇的良娣。据说当时父亲在央宫事变中，正是因为母后肚子里有了我哥哥，所以才平息了一场纷争。

在母后肚子里就与政治挂上关系的我哥，果然不同凡响。

三岁识千字五岁会唐诗，十二三岁的时候，就已经可以参与政事。

现如今十六岁的我哥，已经身量初成，风仪如庭中玉树。徐徐走入内殿，先是不紧不慢朝颜夕姨姨和温华姨姨礼了一礼，然后转过来看母后：

「母后，儿臣来接您回宫了。」

我母后嘿嘿一笑：「啊这不是晋儿吗好久不见啊最近还好吗？」

「是。」我哥徐徐说道：「母后身为国母，还经常和父皇生小性子，动不动就离宫出走。」

「所以只能做儿子的出面，把母后迎回去。」

母后一脸尴尬：「哪有这么严重。我只是...」

「对，母后虽然年过三十，但仍是十八幼儿，上次吃醋崔尚书之女对父皇暗送秋波，还有上上次林将军之妹，上上上次顾翰林之姐，都是出于孩儿心性。」

颜夕姨姨和温华姨姨忍不住噗嗤笑出了声。

母后捂脸：「我怎么会生了你这么个儿子...」

哥哥腹黑...

「有其母必有其儿。」我哥面带微笑：「儿臣当然是像母后了。」

母后说不过哥哥。

打我记事起，哥哥就这么懂事。

父皇后宫没有妃子，群臣对这一点非常不满，虽然母后和父皇有过好几次出生入死的经历。

后来哥哥日渐成长，这质疑的声音便小了下去。

毕竟大家都不是瞎子，未来的储君英明成熟，值得可靠，还瞎吵吵啥呢。

母后毕竟理亏，颜夕姨姨怎么说都不当回事，但哥哥来了不到半盏茶，就顺利地把垂头丧气的她从颜夕姨姨家里接出来。

又亲眼看着她塞进马车，才起身牵着我，往另一个方向走去。

我仰起头看他：「哥哥，我们不回去吗？」

「云宝。」

我哥摸摸我的头，对我说：「陪我去个地方。」

4

我们很少看到九叔。

在我出生之前，九叔叔就被囚禁了。

这十几年来，我一共就见过他两次。

一次是在皇祖母去世的时候，九叔叔虽然被囚禁，但皇祖母却留下了遗训，允许九叔叔出来陪灵。

另一次，是在九叔叔的生母去世的时候。

我两次看见九叔叔都是穿着白衣服，这次他不穿白衣服了，他穿着蓝衣服。

我觉得九叔叔长得很好看。是和哥哥不一样的那种好看。

「九叔。」哥哥对着九叔叔拱手：「别来无恙。」

九叔叔背手站在窗前，好像在看什么，微微侧头，对哥哥微笑。

「太子。」他道：「你来了。」

然后他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微微怔了一怔：「这是？」

「这是云宝。」哥哥把我往前推了一推：

「是春华公主。」

九叔认真地看了我好久好久，才笑着点点头：「像她母亲。」

我唤他一句九叔叔，他摸着我的头，还给我云片糕吃，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吃云片糕，但是我发现九叔叔的房间里有很多画作。

我爬过去看画作，画上都是一个女子，手上拿着一枚玉佩，哥哥在身后和九叔叔聊天，我不知道聊了些什么，依稀听到是什么边境作乱，什么旁边的陈国虎视眈眈，甚至还有波夷族。

哥哥的话我都听不懂，我只感觉九叔叔一开始还说两句，最后越来越沉默，直到最后，哥哥对九叔叔说了一句：

「九叔在此幽居多年，难道不曾想重新拾起自己的力量。将功赎罪，来证明自己？」

然后我听见九叔叔笑了一笑。

他说：「你母后真是有福气，你是天生的储君。」

临出门的时候，我指着画作问九叔叔：「九叔叔，这画上的是谁呀？」

他摸了摸我的头，说：

「是叔叔曾经对不起的一个人。」

5

母后这次祸惹大了，之前小打小闹，群臣都不当回事。可是这回居然离宫出走。

作为一国之母，这确实有失体统。

父皇也很生气，他纳了几个波夷族的女子做妃子。

我觉得这次真是太倒霉了，之前怎么生气，父皇都没有娶过其他的姨姨，现在居然娶了其他的姨姨。

一下子我要行好多个礼，因为走在路上到处都是娘娘。

母后的心情也很不好，她心情不好的表现就是关门闭客。

听说父皇找过母后一次，一刻钟后拂袖而去。

于是朝廷上开始传言，说皇后失宠。

「哥哥。」我抬头问哥哥：「父皇会不会不要母后了？」

「不会。」哥哥说：「父皇不要谁，都不会不要母后的。」

可是我怎么看怎么不像。

我绞尽脑汁，想尽办法让他们和好，比如假装父皇的旨意去给母后送点心，然后假装母后的旨意，给父皇送汤水。

结果不知道哪里出了岔子，他们两个人吃完之后都纷纷上吐下泻，父皇很生气，说：「吩咐下去，皇后再也不许入见！」

母后也很生气，说：「皇上想让我死，大可直接下旨！不用使这些手段！」

我哭得抽抽搭搭的，跌跌撞撞地去找父皇，说：「父皇你不要不要母后！那点心是云宝送的！不要怪母后！不要怪母后！」

我不知道在父皇怀里哭了多久。

醒过来的时候，就已经在母后怀里。

母后抱着我，一下一下哄。

我看她似乎一点也不着急。还跟我说要我不要伤心，她其实肚子一点也不痛，但我还是哭得哇哇大叫，她只好一下又一下拍我，抱着我跟我说她和父皇的往事：

「小云儿啊，你父皇呢，十五岁的时候就看上我了。」

「当时他还是个小太子，骑马走在街上。结果差点被人用鞭子打，还是当时在路边看热闹的我，抄起凳子就往那个人马腿上砸，把你父皇救了下来。」

「那时候我才十四岁呢，打完我就跑了，连你父皇长什么样我都不记得，他却一下子就记住我了。」

「但是当时朝中大臣盯着啊，你皇祖母看着啊，当时你颜夕姨姨母家的势力已经很强了，可偏偏你外祖父也是个大将军，他风头太盛了，如果他冷落你颜夕姨姨，立马就会有人上奏，说太子宠妾灭妻，或者是干脆说宠我是为了巴结你外祖父，妄图巩固势力，早点登基。」

「他娶了我又不能立马碰我，还每次和太子妃出去玩还要带着我，直到三年你颜夕姨姨无所出，大家都着急了，他才能和我在一块，你说，好笑不好笑啊？」

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笑。

我觉得母后好好笑，之前不该她伤心的时候她伤心，现在她却一点也不伤心。

关于我父皇母后的故事，我已经听了好多好多，据说当年父皇被九叔叔绑架，在一个寺庙里关了几天几夜。

后来还是母后去逼问了细作，把父皇救了出来。

父皇救出的当天，就是央宫之乱那天。

那天，九叔叔的手下纵火烧母后的宫殿，当时哥哥还在母后腹中，火没有把母后烧死，九叔叔埋伏在皇祖母身边的侍女又试图拿出刀子，把母后刺死。

是后来赶来的父皇，把母后从池里抱了出来。

是母后先救了父皇。

然后父皇，又救了母后。

这样的父皇和母后，怎么现在要分开了呢？

6

世界上多的是我想不到的事情，比如父皇一夜之间又提拔了几个建议波夷族女子为妃的大臣。再比如哥哥受到了申斥，东宫地位一下摇摇不稳。

我住的地方也一下少了好多奴仆，大家都说，皇后失宠，连累太子，皇上又沉迷美色。

就连春华公主，也要跟着遭殃了。

可我不怕我遭殃，我就怕我的家散了。

哥哥搬出了皇宫，住在了外面的府邸。临走之前，他来看我和母后，对母后说：

「儿臣出宫了，母后在后宫，和妹妹一定要小心。」

「当心，严防暗箭。」

母后反握住他的手。沉默良久，才说：

「别挂念我们。」

然后哥哥又捏捏我的脸，说：「云宝要好好的，可不许再哭鼻子了。」

我当然是哇哇哭着不肯让他走。

宫里的日子越来越难过，起先只是减少奴仆，后来人越来越少，只剩下我和母后。

母后抱着我说：「小云宝呀，别着急，这个场景母后之前经历过的，不着急，别害怕，别害怕。」

母后经历过什么？我不敢问。

听说那几个妃子在后宫越来越嚣张，甚至上门来挑衅，我母后笑咪咪坐在台阶上，一个一个靠自己的嘴巴把人家骂回去。

那几位波夷族的妃子气势汹汹地来，被我妈一个个骂得狼哭鬼嚎。又纷纷去找我父皇告状。

隔天父皇就下旨，皇后禁足，以后连自己的宫门都不许出。

「完了。」我对我侍女说：「父皇这回是真的不会要母后了。」

我决定要坚强起来。

我早就搬过来和母后一起住了，现在好奇怪，我们身边的奴仆都少了，但是饭食还不错，只是肉比较少了，每天吃饭的时候，母后都会捏捏我的脸，一脸忧愁：

「哎呀，云宝，你的脸这么圆嘟嘟的，这怎么办啊，正好最近吃点素吧。」

我含泪点头：母后一定是因为饭食太差，所以故意安慰我。

但是可想而知我们现在的境遇到底是多差了，今天没有肉吃，明天没有菜吃，后天就估计直接入土为安了。

于是我扎起头发，掀起裙子，开始学做饭，自力更生。

一个月之后我母后惊异地说：「云宝，你怎么连做饭都会了？」

我端着一碗烧糊的土豆，泪流满面：这下真是太好了，再也不用饿死了。

我母后知道后，感动地一把抱住我，顺便告诉我她其实每天晚上都偷偷啃鸡腿来着。

我不信，我觉得她是在偷偷安慰我。

7

朝廷的风声越来越紧张了，开始有人说，母后快要被废了。

波夷族的气势非常盛，那个三王子上次来见我还是卑躬屈膝的，现在看见我已经恨不得鼻子翘上天。

一口一个小鼻涕包小哭包地叫，还说以后都是一家人，什么都好商量。

边疆部族越来越嚣张，我亲眼看见那几个支持波夷族的大臣整天在皇宫里走来走去，得意非凡。

但是母后总是在笑。

「欲将其毁灭，必让其膨胀。」

其实这句话我听得懂又有点不懂，但是我知道最近有一些臣子上书，请求废后，立其他妃子做皇后。

还说哥哥「不敬尊上」，要放逐到寒远城。

父皇一开始默不作声，后来就突然，在折子上写了一个字：

允。

母后不再是皇后了。

在废后的当天，他传旨过来，把这些臣子通通召进了内殿，连带着波夷族的皇族一起。

我和母后的变故，就从这天晚上开始

那天灯火辉煌，明明是废后，但是大家都高兴得好像在过年一样。

我摸着母后的脸，说：「母后不难过，云宝陪着你。」

我感觉母后贴着我的脸，她说：

「瞎难过啥啊，母后不难过，要难过的，是那些正在高兴的人。」

我觉得我一定是困了，我渐渐听见那些宴乐声居然越来越大，原本都在笑，听着听着那些大笑的声音渐渐扭曲，就好像有人在哭。还有人在大喊，大叫。

母后拍着我的背，说：「小云宝，不害怕，娘亲在，娘亲在。」

她就这样抱着我，抱得好紧好紧，我猜母后一定好紧张，我不知道她怎么会这么紧张，这是一个悲伤的夜晚，难道，它也是一个害怕的夜晚吗？

我迷迷糊糊想起来。

母后其实从来都没表现过害怕。

她一直抱着我到天亮，这场吵闹的声音也直到天亮才结束，在晨光照进房间的，门，突然响了。

母后亲了亲我，说：「站在殿后面，蹲下。」

然后她走向门，深呼吸一声，打开。

8

我从来没见过母后这么哭过，好像她几天前的伪装都是假的。她伏在父皇的怀中，一下又一下锤着父皇的胸膛，连我看着都疼：

「我都快被你吓死了！再也不许有下次了！还有那几个妃子，气都快把我气死了！」

我看见父皇哄母后：「好啦，好啦。已经都处死了，不就是像当年那样，把几个卧底娶了做太子承徽吗？都没有碰她们。」

「当年都不生气，如今怎么生气了？」

母后像个小姑娘一样扭着身子：「当年我还没有喜欢上你！当年能和现在比吗！为了配合你引出奸臣，还要我演戏出宫，演戏被废，现在好了！全天下都知道我是个善妒的皇后了！」

父皇扶住母后的肩，说：「全天下都知道你是个妒妇，以后朕不纳妃子，就更顺理成章了。」

九叔叔和哥哥都站在父皇后面，外面七零八乱的，乱七八糟的声音传来，都说恭喜皇上，铲除奸佞，缉拿边部首领，以后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。

父皇对九叔叔说：

「多谢了。」

我看见九叔叔穿着蓝衣服，朝父皇微微一点头。

他们好像多年的好友，从没有分开过一样相视而笑。

哥哥过来拉我的手：「小云宝，又哭鼻子了？」

「哥哥都跟你说了，父皇不会不要母后的，怎么不听哥哥的话呢？」

我不想理哥哥了，我觉得他们背地里做大事，却什么不告诉我，很不信任我。

这时候他们都围上来哄我，父皇还伸出三根手指保证，下次做大事一定告诉我，被我母后一巴掌扇了回去，说：

「还有下次？再也不会再有下次了！」

外面的光照进来了。

内殿里一片光明。

这是父皇和母后相守十六年中，并肩挺过的第三次劫难了。

外面终于不再有看守的人，我的家又完整了。

父皇紧紧握着母后的手。母后一手拉着哥哥，哥哥一手牵着我。

就好像之前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一样，终于一起笑了起来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